

武

吉

一

劍

(香港) 梁羽生

(一)



古
古
一
劍

(香港)
梁羽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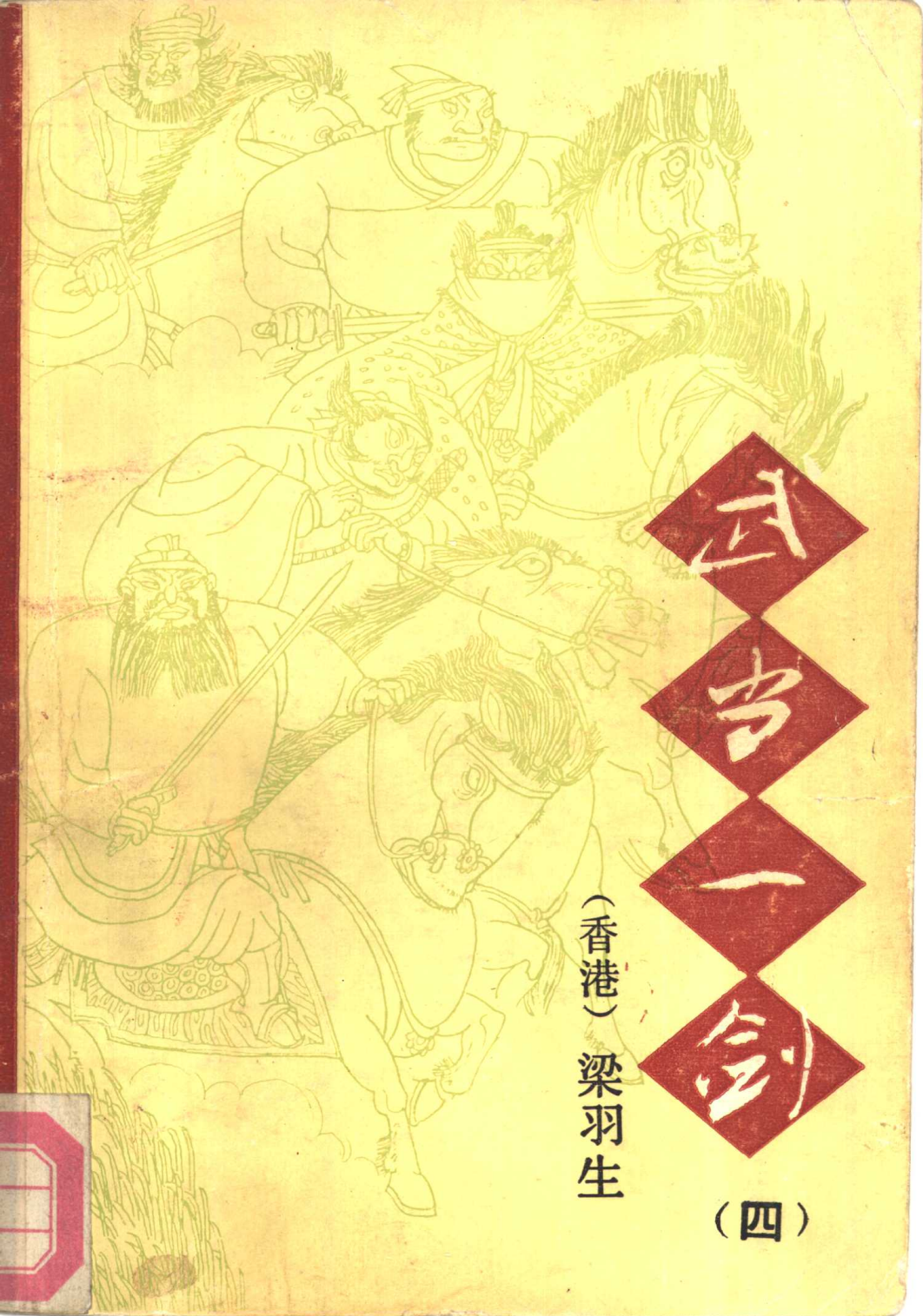
(二)



武
吉
一
劍

(香港) 梁羽生

(三)



武
當
一
劍

(香港) 梁羽生

(四)



武當一劍
(一)

(香港) 梁羽生

武當一劍
(二)

(香港) 梁羽生

武吉一劍

(三)

(香港)

梁羽生

武吉一劍

(四)

(香港) 梁羽生

● 武当一剑(1~4册)

(香港)梁羽生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81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山西省新华印刷厂 印刷

725千字 787×1092毫米 1/32开本 38.5印张 19插图

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1000册

ISBN 7-104-00481-5/1·182 定价:22.00元

新登(京)字第150号 邮政编码:100086

内 容 简 介

明末，朝廷腐败，宦官专权，女真酋长努尔哈赤崛起建州，觊觎中原。当时，忠心报国之士置身家性命于不顾，奋起反抗；而无耻败类则贪图荣华富贵，卖身投靠。本书的故事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展开。

两湖大侠何其武是武当派俗家子弟的领袖人物，有抗清爱国倾向。其女何玉燕自幼许配大徒弟戈振军，但她却偏偏爱上了二师哥耿京士，后来俩人双双逃往辽东，埋名隐姓，落脚谋生。一年后，何玉燕即将临盆，夫妻共同返籍探望父亲，不料，何其武却已遭暗杀。

戈振军替师父外出买药回来，见状以后，误认为其师弟耿京士在辽东已经卖国投敌，判定他必是暗杀师父的凶手，于是追到盘龙岭上将耿京士杀死。何玉燕既不相信自己的丈夫会做出这种伤天害理之事，又无法替他辩解，她在悲痛之中产下一子，起名“玉京”，她把婴儿托付给大师哥后也自杀了。戈振军只得把玉京认作义子，并收为徒弟。

从此，国恨家仇，在这一对充满爱与恨的父子兼师徒之间展开，演出了一幕幕令人欢乐的喜剧，令人落泪的悲剧，令人捧腹的闹剧……

目 录

楔	子	疑案未明还孽债 忏情无奈托遗孤	1
第 一	回	未泯杂念参无相 三戒当持号不歧	56
第 二	回	各逞机谋缘底事 自疑身世感亲情	96
第 三	回	空嗟变幻迁枯骨 莫测高深立掌门	159
第 四	回	恩同义父犹藏诈 逼露庐山始识非	226
第 五	回	无相无碍观自在 不歧不谈训终违	275
第 六	回	密遣下山传秘籍 偶逢道左创新招	315
第 七	回	萍水孽缘难自解 江湖侠骨恐无多	365
第 八	回	幽谷寄情收义女 金盆洗手斥强梁	425
第 九	回	遍洒虚空无障碍 妙参禅理出重关	507
第 十	回	梦幻尘缘难再续 飘零蓬梗欲何依	589

第十一回	身陷囚牢成绝学 客奇蒙面创新招	641
第十二回	陌路逢仇施辣手 寒潭照影起疑心	707
第十三回	鸿爪雪泥何处觅 冰心铁胆两相牵	751
第十四回	中州一剑应无恙 海角何人自放歌	838
第十五回	独处墓园怀旧侣 惊闻密室揭私情	921
第十六回	应笑我乱挥宝剑 问何人会解连环	1011
第十七回	与今群雄惊诡变 武当一剑显锋芒	1081
第十八回	生死茫茫如梦幻 恩仇了了隐江湖	1176

楔子

疑案未明还孽债 忤情无奈托遗孤

灯火阑珊，暗香浮动，伊人何处？露
白葭苍，曾是旧时行路。

清梦已随潮咽尽，怅望家山云树。恨
鸿爪还留，盟鸥非旧，又西飞去。

记宝扇求诗，香巾索字，见笑当年崔
护。燕子穿帘，早入王堂谢户。

凌波微步姗姗远，肠断江郎别浦，怕
桃叶桃根，他年重见，此心良苦！

——调寄《陌上花》

烟雾迷濛，万木无声，山雨欲来。

林深路陡，行人怅望，白云深处，可是家乡？

在这山雨欲来之际，觅食的鸟儿早已回巢。寂寂空山，
只有两个旅人还在默默无言地赶路。

他们并不是来自异乡的客人，也不是鸟倦知还的游子。

他们是一对年轻的夫妇，男的如玉树临风，女的如鲜花初放，看来十分般配。只可惜他们夫妻的名份，却还未曾得到别人的承认。他们是在一年之前，瞒着家人私奔的。

云海变幻，人生也何尝不是一样？当他们离开家乡时，只道永远也不会回来的了，谁知不过才隔别一年，他们又踏着旧时的脚印。

为什么他们又要回来？你若问他们，恐怕他们也唯有苦笑。

那男的现在就在心中苦笑，要不是妻子再三恳求，他怎样也不敢回来的。他不敢想象回到师门的时候，将会出现一种什么样难堪的场面。

不过，他这惶恐不安的心情，却没有表现出来。他偷觑妻子的面色，只见妻子的面色比天色还更沉暗。“看来玉妹的心情也不见得比我好过。”他想。

“唉，咱们还是别回去吧！”话到口边，还未说出，忽然被一声雷声打断了。

女的似乎被雷声吓着，尖叫了一声，险些跌倒。男的连忙将他拥在怀里。

“京、京郎，我、我怕！”

“两湖大侠的女儿，居然会怕打雷？好在这里没有旁人听见，否则恐怕就要当作笑话在江湖上流传了！”

江湖上谁不知道“两湖大侠”何其武的名字？他是武当派俗家弟子中数一数二的人物，七十二手连环夺命剑法，据说比武当派的掌门还高三分。这个女子正是他的独生女儿

何玉燕。男的是他的二弟子耿京士。他们还有个大师兄，名叫戈振军。

何玉燕苦笑道：“两湖大侠的女儿，嘿嘿，两湖大侠的女儿！我做出这等有辱门风的事，还有什么颜面承认是两湖大侠的女儿！”

耿京士低头道：“都是我不好，连累了你。”

何玉燕一顿足道：“是你害了我！”

耿京士本是满怀歉意的，但何玉燕这个“害”字却说得未免太重了，他呆了一呆，黯然道：“咱们做夫妻也做了一年了，你还不肯原谅我么？”

何玉燕软了心肠，一戳他的额角道：“傻瓜，我不肯原谅你，还要你跟我回家？我说的不是这个、这个……哼，要不是你害了我，我怎会走几步山路都险些摔跤？”

耿京士蓦然省起，说道：“不错，我真是傻瓜，连咱们的孩子都忘记了。让我听听他的动静。”

他把耳朵贴着妻子胀鼓鼓的肚皮，笑道：“我听见了，他在你的肚子里伸拳踢腿呢！长大了一定是个武学高手。”

何玉燕推开他道：“嬉皮笑脸，我可没兴趣看你这副怪相！看天色恐怕要下大雨，快走吧！”

耿京士道：“你走得这样快，小心咱们的孩子！”

何玉燕道：“这条山路我比你熟悉，最险的地方已经走过来了，不会跌倒的了。”

最险的地方真的已经走过，前面就是坦途？当然，何玉燕心里所想的并不是这条山路。

她心里毫无把握，不觉轻轻叹了口气：“要不是为了这个孩子——”她没有说下去，但耿京士当然是懂得的。何玉燕正是因为发觉自己有了孩子，在遥远的异乡举目无亲，这才渴望回家。

“你看头顶厚厚的黑云，恐怕赶不及回家了，咱们还是找个地方避雨吧。”耿京士道。

何玉燕好像没有听见，走得更快了。云层闪过电光，天边又响起雷声。

何玉燕咒道：“要下雨就下个痛快吧，老是打雷，却不下雨，闷死人了！”

耿京士道：“你心里烦，我吹支曲子给你解闷儿。”

他拿出笛子，吹一支何玉燕最爱听的小调。何玉燕跟着笛声，默念曲词：

晚风前，柳梢鸦定，天边月上。静悄悄，帘控金钩，灯灭银缸。

春眠拥绣床，麝兰香散芙蓉帐。猛听得脚步声响到纱窗。不见萧郎，多管是耍人儿躲在回廊。

启双扉欲骂轻狂，但见些风筛竹影，露坠花香，叹一声痴心妄想，添多少深闺魔障。

这本是一支轻快的小调，何玉燕却听得又是伤心，又是

悔恨，心中自叹：“深闺魔障，深闺魔障！”不过在伤心悔恨之中，却也感到几分温柔滋味。心情越发矛盾，也就越发不安。

她终于忍受不住，忽地叫道：“不要吹了，你越吹我越心烦！”

耿京士愕然道：“你怎么啦？”一看她的面色，心中明白了，喟然叹道：“你还在恼我么？”

不错，这本是何玉燕最喜欢听的一支曲子，她就是因为被二师兄的笛声引诱，在一个春风沉醉的晚上，铸成大错的。也是在那天晚上，她第一次喝了酒，不，不是酒，是人生的苦杯。

何玉燕道：“不做也已经做了，还有什么好说？我不是恼你，我只是觉得没脸见我、见我爹爹。”

耿京士忽道：“说真的，我实在有点儿害怕。只怕到了你家，咱们夫妻就做不成了。不如让我回辽东去，你在孩子生下之后，再来和我相聚。”

何玉燕道：“丑媳妇终须要见翁姑，怕见也得见哪！爹爹虽然严厉，我知道他心里是最疼我的。如今米已成饭，他看在我有了他外孙的份儿上，最多把你骂一顿，终归还是会原谅你的。咦，你在想什么？”

耿京士道：“我，我没想什么。啊，大雨来了，快，快过那边避雨。”这次没有雷声，大雨却忽地倾盆而降。

他们躲在一块从山壁横伸出来的石屏底下。雨越下越大，何玉燕不知是否欣赏雨景，看得出了神。